

世界文學精粹

四十年佳作

WORLD
LITERATURE

1953—1993

浙江文藝出版社

(小說卷)

世界文學精粹

WORLD LITERATURE
四十年佳作

主 編 李文俊

副主編 金志平

編 委 (按姓氏筆劃為序)

李文俊 苏 杭 严永興

楊樂云 張佩芬 林一安

金志平 高 莽 唐月梅

本書編輯：許 鋒 鄒海峯 高 興

版式編發：莊嘉寧

浙江文藝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刘微亮

封面设计 梁珊

插图 池沙鸿

世界文学精粹

——四十年佳作

李文俊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375 插页4 字数1884000 印数0001—2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199-1/I·191 定价(精):33.00元

序 言

1989年金秋，《世界文学》与另外几个单位发起的“外国文学现状研讨会”在衢州召开，我们又一次与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高兴地相遇。很自然，双方不约而同地谈到是否再来一次合作——几年前，我们曾合作出版《〈世界文学〉30年优秀作品选：小说》，双方都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经过几次口头（长途电话）与信函磋商，我们决定再度合作出版一部规模更大的《世界文学精粹 四十年佳作》。

年纪稍大的外国文学爱好者想必记得，《世界文学》的前身《译文》，是在1953年7月创刊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光临北京草厂胡同狭仄的编辑部参加编务会的情况，我现在犹历历在目。30多年来，刊物也和我们的国家一样，经历了风风雨雨，其演变沿革，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二卷中已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总之，可以不夸大地说，出刊200多期的《世界文学》，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生活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多少重要的现当代外国作家，不是通过《世界文学》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有几个当代优秀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家与翻译家，不曾在《世界文学》上发表自己的心血结晶？

在1983年的《〈世界文学〉30年优秀作品选》中，我们收进了27个国家的49篇作品。当时，我们觉得这部书的篇幅已经不算小了。但是，在今天，在《鉴赏辞典》、《书系》、《大系》越来越流行的形势下，这部《作品选》就显得过于单薄。而且事实上，过去几十年的《世界文学》与《译文》中，精采却又很少收入集子的作品仍然很多，且不说1983年后，《世界文学》又刊载了为数不少的较新的优秀作品。我们相信，以字体较小，容量较大的“辞典”形式编辑出版一本新的佳作选，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这次新编的佳作选共收入54个国家的作品115篇，字数为170余万字，相当于1983年《作品选》的两倍多，而重复出现的仅有八篇。因此，读者完全可以把《40年佳作》看成《30年优秀作品选》的续编。

在编选《40年佳作》时，我们尽可能选择艺术上有定评而较少为坊间流行选集收入的优秀作品。当然，我们也尽可能选用译笔较好的作品。另外，从编辑部同人的感情因素出发，我们收编了一些现任和已离休编辑的译作。同时，我们还特地收进了曾为《世界文学》辛勤工作而如今已离开人世的老编辑如董秋斯、朱海观、罗书肆、周纪怡诸位的译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佳作选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诚挚的纪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严格地说，《世界文学》的40岁诞辰是1993年。但是，正如深情的小辈总想提前为老人做大寿一样，我们这些编辑《世界文学》的后辈也不能免俗。不过，我们相信《世界文学》定会健健康康地度过它40岁生日的。不但如此，我们还深信，在21世纪，当目睹它诞生的人已无一个活在世上时，还会有人以另外的形式，庆祝它的第二个40周年的诞辰。

李文俊
1990年9月

本选集序言原来曾任主编的冯至先生答应撰写，后因眼疾无法动笔，只好由我代表编委会执笔，特此说明。——文俊按

内 容 提 要

《世界文学》是我
国建国以来成立最早并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
家国家级外国文学刊
物。本书是它创刊近40
年的作品精选本，共收
入50个国家的115篇中
短篇小说，反映了近
几十年世界文学发展的
基本面貌。这些作品多
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在
艺术上皆有定评，译者
也多是行家。从这些屹
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佳
作当中，读者可以享受
到一种永久不衰的艺术
魅力。

HA216/03

目 录

灰色的月亮·····	(日本)志贺直哉作	楼适夷译(1)
春琴抄·····	(日本)谷崎润一郎作	于 雷译(4)
仓田先生·····	(日本)山崎丰子作	唐月梅译(44)
S·卡尔玛氏的犯罪——墙·····	(日本)安部公房作	曾丽卿译(91)
玛丁老头·····	(缅甸)佐基作	林煌天译(152)
小城轶事·····	(泰国)查查林·差亚瓦作	栾文华译(156)
一块钱行吗? ·····	(马来西亚)萨马德·赛义德作	张志荣译(164)
只属于她自己·····	(菲律宾)里·凯克尼奥作	苏 玲译(169)
妮·卡尔西·····	(印度尼西亚)蒂·卡蒂妮作	陈培初译(177)
希望之棚·····	(尼泊尔)西·赫里戴亚作	龚达明译(187)
佛像像·····	(印度)萨·班纳吉作	黄宝生译(194)
一缕青丝·····	(斯里兰卡)马丁·魏克拉玛辛河作	邓殿臣译(205)
一家店铺·····	(巴基斯坦)米·阿迪布作	朱国庆译(211)
漩涡·····	(伊朗)萨迪克·赫达亚特作	元文琪译(219)
梦·····	(叙利亚)阿·萨·欧杰利作	孔祥义译(229)
道地的赛尔基索夫牌·····	(土耳其)雅夏尔·凯马尔作	徐 鷗译(234)
划呀, 渔民们, 划呀! ·····	(冰岛)约·赫尔格作	斯 文译(243)
皇家贵宾·····	(丹麦)亨·鹿托皮丹作	彭思华译(251)
舞会的精灵·····	(挪威)亚·基兰德作	丽 尼译(261)
葬仪·····	(瑞典)奥·斯特林堡作	周纪怡译(266)
骏马雅洛·····	(芬兰)雅·艾伦伯作	凌 山译(272)
嬉闹的河·····	(俄国)符·柯罗连科作	陈冰夷译(280)
不平常的事故·····	(苏联)米·左琴科作	张孟波译(306)
沃洛格达婚礼·····	(苏联)亚·雅申作	苏 杭译(312)

熊血·····〔苏联〕维·阿斯塔菲耶夫作	严永兴译(347)
白鹅·····〔苏联〕叶·诺索夫作	李 颖译(363)
蜡烛·····〔苏联〕尤·卡扎科夫作	范国恩译(368)
心脏·····〔苏联〕法·伊斯坎德尔作	张小军译(380)
○(中篇选译)·····〔苏联〕安·沃兹涅先斯基作	乌兰汗译(390)
绿宝石的眼睛·····〔波兰〕哈·阿乌德尔斯卡作	韩 逸译(431)
姐妹俩·····〔捷克〕鲍·聂姆曹娃作	杨乐云译(484)
搭车游戏·····〔捷克〕米·昆德拉作	高 兴译(507)
一分钟小说·····〔匈牙利〕厄尔凯尼·依斯特万作	柴鹏飞译(522)
格利琴·····〔德国〕亨利希·曼作	金 尼译(528)
马里奥和魔术师·····〔德国〕托马斯·曼作	胡其鼎译(547)
音乐会·····〔德国〕布·弗兰克作	彭恩华译(581)
已故少女们的郊游·····〔德国〕安·西格斯作	张佩芬译(588)
第三个钉子·····〔德国〕赫·坎特作	舒昌善译(609)
我们信任的人·····〔德国〕西·伦茨作	赵培深译(629)
看不见的收藏·····〔奥地利〕斯·茨威格作	金 言译(637)
圣尼古拉·····〔奥地利〕格·富塞内格尔作	蔡鸿君译(648)
镜子的故事·····〔奥地利〕伊·艾兴格作	赵璧生译(655)
一切·····〔奥地利〕英·巴赫曼作	赵 侠译(662)
爱情·····〔瑞士〕夏-费·拉缪作	龚达明译(676)
波将金的音乐癖·····〔荷兰〕特·德·弗里斯作	高中甫译(683)
两个赶牛人·····〔英国〕华·司各特作	施咸荣译(697)
玛拉奇的海岬·····〔英国〕安·特罗洛普作	秋 斯译(720)
彼特利克夫人·····〔英国〕托·哈代作	罗书肆译(736)
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英国〕奥·王尔德作	冯亦代译(744)
马克·····〔英国〕萨奇作	吴兴华译(770)
风筝·····〔英国〕威·骚·毛姆作	黄嘉德译(775)
狐·····〔英国〕戴·赫·劳伦斯作	文美惠译(797)
强盗遇贼·····〔英国〕格·格林作	施咸荣译(858)
隧洞突破·····〔英国〕多·莱辛作	钱歌川译(871)
小姐先生·····〔英国〕露·普·贾布瓦拉作	黄宝生译(880)
雨中马·····〔英国〕塔·休斯作	汤永宽译(892)

怜悯·····〔爱尔兰〕弗·奥康纳作	吴燕泉译(900)
双重家庭·····〔法国〕巴尔扎克作	金志平译(909)
大师的由来·····〔法国〕安·莫洛亚作	罗新璋译(958)
最好的顾客·····〔法国〕亨·特罗亚作	张成柱译(962)
不贞的妻子·····〔法国〕阿·加缪作	施康强译(970)
假货·····〔法国〕罗·加里作	郑克鲁译(983)
时来运转·····〔法国〕莫·德吕翁作	郭宏安译(993)
阿芒迪娜或两个花园·····〔法国〕米·图尔尼埃作	柳鸣九译(1002)
烧炭夫村长·····〔西班牙〕彼·安·德·阿拉尔贡作	李 卞译(1010)
一桩好事·····〔西班牙〕爱·萨马科伊斯作	吴健恒译(1021)
不受赏识的艺术家·····〔西班牙〕卡·何·塞拉作	毛金里译(1043)
里加特舞厅·····〔西班牙〕费·比·卡萨斯作	范 宜译(1075)
恶与善·····〔葡萄牙〕多·蒙特罗作	孙成教译(1083)
斗牛米乌拉·····〔葡萄牙〕米·托尔加作	范维信译(1128)
奈达·····〔意大利〕吉·维尔加作	田德望译(1133)
梦游症患者·····〔意大利〕阿·莫拉维亚作	吕同六译(1153)
恐龙·····〔意大利〕意·卡尔维诺作	袁华清译(1158)
一个战士引起的争吵·····〔南斯拉夫〕布·乔皮奇作	马福聚译(1170)
捉苍蝇·····〔罗马尼亚〕米·森廷布里亚努作	李家渔译(1173)
请求接见·····〔罗马尼亚〕扬·伯耶舒作	李家渔译(1178)
《茶花女》·····〔保加利亚〕伊·伐佐夫作	伊 信译(1181)
海鸥·····〔希腊〕伊·维纳齐斯作	周锡生译(1186)
电话·····〔希腊〕莉·玛甫洛盖伐鲁作	徐 凯译(1194)
小清真寺的长老·····〔埃及〕马·台木尔作	关 偶译(1201)
报复的债主·····〔尼日利亚〕钦·阿契贝作	王逢振译(1208)
沃尔特人·····〔塞内加尔〕桑·乌斯曼作	梅绍武译(1221)
宾黛的礼物·····〔塞拉利昂〕萨·依斯蒙作	杨乐云译(1233)
最后一吻·····〔南非〕纳·戈迪默作	邹海蓉译(1242)
鱼·····〔澳大利亚〕凡·帕尔默作	章 苏译(1251)
基督、魔鬼和疯子·····〔澳大利亚〕约·莫里逊作	章 苏译(1258)
瓦伊阿伊凯·····〔新西兰〕帕·格雷斯作	张震久译(1279)
暴风雪·····〔加拿大〕加·鲁瓦作	王泰来译(1287)

- 在梅白蕾女士家喝茶……………〔加拿大〕休·加纳作 蔡 慧译(1294)
- 阿比鸟……………〔加拿大〕玛·劳伦斯作 朱炯强译(1307)
- 奥尔河桥事件……………〔美国〕安·比尔斯作 孙志新译(1316)
- 可怜的山迪……………〔美国〕查·契斯纳特作 陶 洁译(1324)
- 失败的假设……………〔美国〕欧·亨利作 周珏良译(1332)
- 胜利……………〔美国〕威·福克纳作 赵萝蕤译(1342)
- 老人与海……………〔美国〕欧·海明威作 海 观译(1367)
- 绿荫山强盗……………〔美国〕约·契弗作 赵启光译(1421)
- 伤心咖啡馆之歌……………〔美国〕卡·麦卡勒斯作 李文俊译(1438)
- 抽签……………〔美国〕雪·杰克逊作 杨 楠译(1485)
- 无法管教的孩子……………〔美国〕小库·冯尼格作 傅惟慈译(1493)
- 毕加索之夏……………〔美国〕雷·布雷德伯里作 莫厚泽译(1506)
- 从荒野中来……………〔美国〕詹·鲍德温作 莫文庠译(1512)
- 家庭里的作家……………〔美国〕埃·劳·道克托罗作 陶 洁译(1531)
- 换妻记……………〔墨西哥〕胡·何·阿雷奥拉作 刘习良译(1542)
- 美洲豹33号……………〔危地马拉〕米·安·阿斯图里亚斯作 西 四译(1546)
- 圣特尔莫的猴子……………〔尼加拉瓜〕利·查维斯·阿尔法罗作 颖 息译(1562)
- 人间王国……………〔古巴〕阿·卡彭铁尔作 江 禾译(1573)
- 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
……………〔哥伦比亚〕加·加西亚·马尔克斯作 林一安译(1634)
- “七把叉”……………〔巴西〕奥·莱萨作 王央乐译(1641)
- 金卡斯之死……………〔巴西〕若·亚马多作 孙成教译(1658)
- 十二号风门……………〔智利〕巴·利约作 梅 仁译(1696)
- 一杯牛奶……………〔智利〕曼·罗哈斯作 朱景冬译(1703)
- 两个词儿……………〔智利〕伊·阿连德作 林一安译(1710)
- 埃玛·宗兹……………〔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作 王永年译(1717)
- 美西螈……………〔阿根廷〕胡·科塔萨尔作 何 旻译(1722)
- 在生与死的那一边……………〔秘鲁〕塞·巴列霍作 罗婉华译(1727)

灰色的月亮

〔日本〕志贺直哉

楼适夷译

立在东京车站的失掉了屋顶的走廊里，虽然没有风，却感到一阵阵的寒气，幸而出来的时候穿了一件夹大衣。同来的两个人搭上先来的绕道上野的车子走了，我一个人留在后面，等候绕道品川的车子。

从阴暗的天空，灰色的月亮朦胧地照着日本桥旁边的火烧墓。大概是阴历初十左右，月亮很低，不知什么缘故，看来好像很近。时间是八点半的样子，人很少，宽大的走廊显得更加宽大了。

远远地望见电车的头灯，不一会就突然近来了。车内乘客不多，我在对面的车门边，找到了空位子坐下。右首是一个穿束脚裤的50岁光景的妇人，左首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大概是少年工人，背对着我，因为座位上没有靠手板，他就横坐着，面对着车门。我刚上车的时候偶然瞅见这孩子的脸，他闭着眼睛，茫然地张着大嘴，上半截身子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不是他故意在摇晃，是身体往前面倒下去，再直起来，又倒下去，这样不断地反复着。如果是打瞌睡这样打个没完，叫人瞅着也不好受。我不让人感到不自然地跟这少年工人保持了一段距离。

车子到有乐町，到新桥，上来了许多客人，有几个像是买了东西回家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红圆脸的青年，把背着的一只挺大的帆布包，放在少年工人旁边，劈开两腿跨在上面。在他后面，又被人挤上来一个也扛着帆布包的40来岁的汉子，望了一望前面的青年。

“搁上去行么？”也不等人回答，就把背上的包往下卸。

“请慢一点，里面有不能压的东西。”青年护住自己的包，回头望那个汉子。

“啊，对不起。”他抬头望一望行李架，行李架上根本搁不下那个帆布包，他只好在狭窄的地方，局促地侧着身子，仍旧把包儿扛在肩上。

青年觉得对不起他，说他那个包，可以把一半搁在我和少年工人座位的中间。

“不用了，并不沉，只是嫌累赘，才想搁一搁，不用了。”那汉子这

么说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在旁边看着觉得很惬意，这时节，看来人的脾气都变好了。

车子过滨松町，接着到了品川，有人下去，可是上来的人更多。这其间，那少年工人仍旧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他的身子。

“啊，看他这张脸。”有人这么说了。说话的是四五个像公司职员中的一个，他的同伴都笑起来了。我这边望不见少年工人的脸。可是那公司职员说得可笑，大概那张脸一定是可笑的，车子里顿时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那时候，圆脸的青年回头望一望身后的汉子，用手指头点点自己的肚子，小声的说：

“看样子差不多了。”

那汉子好似吃了一惊，默默地望了一望少年工人说：

“是么？”

刚才那批发笑的人，好像也觉得有点奇怪：

“是有病吗？”

“恐怕是喝醉了吧。”

他们这样说着，其中一个说：

“看样子也不像。”这样，大家好像都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不作声了。

少年工人的粗布工服肩头是破的，从里边钉上了块手巾布，倒戴着一顶军帽，帽舌下露出肮脏的脖子，瘦得可怜。他現在不摇晃身子了，脸不住地挨擦着车窗与车门之间的那块夹板。这样子完全是一个孩子，在他的迷迷糊糊的头脑里，大概把这夹板当做了谁，正在和他亲热吧。

“喂！”站在前面的那个大汉，把手向他的肩头一拍，问了。“你上哪儿去？”少年工人没有答话，那汉子又问了一声。

“到上野去。”他很忧郁地回答了。

“不对啊，你坐倒了，这是到涩谷的电车啊。”

少年工人坐起来想往窗外看时，身体失了重心，突然向我这边倒过来。当少年工人向我倒过来的时候，我几乎像反射一样用肩头把他顶回去了。完全出于无意地，但我后来想想真觉得奇怪，这动作跟我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相反的，使我自己也觉得惊奇。当我把他顶回去的时候，他的身体很少有什么抵抗力，这使我心里觉得不好受。我的体重现在已减到80多斤，可是少年工人的身体却比我轻得多。

“在东京站已经在车上了，坐过了站啦。——你是在哪儿上车的？”

我从他身后问了。

少年工人没回过头来说：

“在涩谷上车的。”

“从涩谷上车，绕了一个大圈子了。”有人这样说。

少年工人把额角贴在窗玻璃上，想往窗外望，一会儿又不望了，用仅能听见的低低的声音说：

“到哪儿都没有关系。”

少年工人这句自言自语的话，后来一直留在我心里。

身边的搭客们，以后再没谈那少年工人，大家觉得反正没有办法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觉得反正没有法子了。假使我带着吃食，我会很情愿地送给他，如果给他钱，即使白天或许也买不到吃的，何况现在是晚上九点钟了。我带着黯淡的心情，在涩谷站下了电车。

这是1945年10月16日的事情。

志贺直哉 (Shiga Naoya, 1883—1971)，日本白桦派著名作家。1910年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系肄业。他的文学生涯一般认为大致可分为：1.战斗的人；2.和解的人；3.凝视的人；4.回忆的人等四个时期。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暗夜行路》(1921—1937)、中短篇小说《和解》(1917)、《在城崎》(1917)、《邦子》(1927)等。《灰色的月亮》是作者在日本战败以后作为“回忆的人”这个时期所撰写的作品，初次发表在《世界》杂志1947年1月号上。作者用凝炼的笔触，精确地描写了车厢里一个少年工人无精打采的形象，以反映日本战败后粮食物资匮乏，老百姓忍饥挨饿的凄惨图景。本篇译文原载《译文》1956年第5期。

• 波 •

春 琴 抄

〔日本〕谷崎润一郎

千 雷译

春琴，本名鸂屋^①琴，生于大阪道修町中药材商的家庭，卒于明治19年^②10月14日，坟墓在大阪市内下寺町的净土宗^③某寺。前几天，我从这里路过，忽萌谒墓之念，便去寺内求人引路。“鸂屋家的坟墓在这边。”寺内的佣人说，带我往正殿的后面走去。只见一片山茶的树荫下，排列着几座鸂屋家历代的青冢。但是这一带却寻不见春琴姑娘的坟墓。“在鸂屋家的姑娘中应该有这么个人呀！她的墓呢？”这么一问，佣人沉思了片刻说：“要是姑娘的墓，那里有一座，也许是吧！”于是，他领我向东侧那陡坡的台阶上面走去。我早就知道下寺町东侧的后面耸立着一片高地，建有一座“生国魂神社”。现在所说的陡坡，就是从寺内延伸到那片高地的一道斜坡。这里林木苍郁，是大阪较为少见的所在。春琴姑娘的坟墓，就建立在这半山腰削平了的一小块空地上。墓碑正面刻着她的法号“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背后则刻有“俗名鸂屋琴，号春琴。卒于明治19年10月14日，享年58岁”；侧面刻着“门生温井佐之助立”。春琴女士虽然毕生都用鸂屋这个姓，实际上她与门生温井检校^④过着夫妻生活。大概因此才在稍离鸂屋一家墓地的地方，另造了一穴吧！据佣人说，鸂屋一家早就没落，近年来只是偶尔有几位本家人前来扫墓。而且这几个人，也几乎全都不到春琴女士的墓地来，我才以为春琴女士不是鸂屋家的人。“那么，这位故人的坟墓难道就成为无人过问的荒冢了吗？”这样一问，佣人说：“不，还不能说是荒冢。在获市^⑤茶馆一带居住的一位70多岁的老姬，年年都来一两次。老人家在这里拜完了墓，然后就到那儿，那儿不是有个小小的坟墓吗？”他指着春琴墓左侧的另一座坟说，“随后她一定也给那一

① 鸂：音决，古与鸂字通，即伯劳鸟。鸂屋是春琴的姓。

② 即1885年。

③ 日本佛教的一派，开山祖为法然。信弥陀佛，以去极乐净土为目的。

④ 日本从前盲人最高的官职。

⑤ 获市，日本山口县北部的地名。

座坟墓烧香供花，并且也摆下诵经钱。”顺着佣人指点的小小墓标走去一看，石碑只有春琴墓的一半大，正面刻文是“真誉琴台正道信士”，背面刻文是“俗名温井佐助，号琴台，系鸭屋春琴之门生，卒于明治40年10月14日，享年83岁。”这便是温井检校之墓。所谓在获市茶馆一带住的老姬，下文中还会出场，这里不拟赘述。不过，此墓比春琴的墓小，而且墓碑上刻有春琴的“门生”这样的字句，表明死后也要恪守师徒之礼，这正是检校的遗衷。恰好夕阳照得墓碑的表面红光艳艳，我在丘陵之上徘徊，眺望脚下的一派大阪风光。大约这一带是难波津^①自古就有的丘陵地带。西向的高岗就是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天王寺的。如今，被煤烟毒害的草木叶子和已经毫无生气、满身尘埃的枯萎大树，给人以大煞风景之感。然而，修这些坟墓的当时，这里一定是格外地郁郁葱葱。就是今天，若在全市墓地当中，也应首推这里是最幽静、远眺最佳的地方吧？被奇妙的缘分缠绕在一起的师徒二人，俯视暮霭下无数摩天大楼屹立的东方第一大工业城市，永远地安息在这里。不过，今日的大阪已经变得找不到检校在世时的痕迹；惟有这两座墓碑，仿佛至今也还在共诉一向情深的师徒之缘。原来温井检校的一家，属于日莲宗^②，除温井检校外，全家人的坟墓，都在检校的故乡江州日野镇某寺内。检校之所以抛弃列祖列宗的家训，改奉净土宗，是出之于殉情精神，表明虽在九泉之下，也不肯稍离春琴一步。据说，早在春琴在世之时，就已经定下了师徒二人的法号、两座墓碑的位置和大小的比例等等。按目测，春琴女士的墓碑高约六尺，而检校的墓碑不盈四尺。两座石碑并列在板石铺成的低矮石坪上。春琴女士的坟墓右侧栽着一棵孤松，翠绿的松枝如同屋顶似的，伸展到墓碑的上方。而在枝头拂不到的左侧约二三尺远的地方，检校的坟墓则犹如侍坐一般，恭恭敬敬地陪伴着。见此情景，令人缅怀检校生前真诚事师、形影不离地跟随师傅的情景，仿佛墓石有灵，今日也还在继续享受当年的幸福。我跪在春琴女士的墓前，毕恭毕敬地参拜之后，把手放在检校的墓碑上，抚摸着墓碑的顶端，在丘陵上徘徊，直到夕阳西下坠于这个偌大城市的远方。

近来我弄到手的书里有一本小册子，叫做《鸭屋春琴传》，它成了我了解春琴女士的线索。这本小册子用的是日本造的纯桑皮纸，用四号铅字

① 难波津，古大阪名。

② 日莲宗，日本佛教十三宗之一，日莲僧1253年开创，信奉法华经。

印刷，约30页。看来大约是在春琴女士三周年忌辰时，她的弟子温井检校托某人给师傅编写的传记并赠送给别人的：传记内容是用文言写的，对于检校本人，用的是第三人称。但资料无疑是由检校提供的，把这本书的作者看成检校其人，怕也无妨。据传记所载：“春琴家世代代号称鸣屋左卫门，居于大阪道修町，经营中药材。至春琴之父，已是第七代。母阿茂，生于京都麸屋町迹部氏之门，嫁给安左卫门后，生二男四女，春琴乃次女，生于文政12年^①5月24日。”又曰：“春琴幼而聪颖，加之姿容端庄秀丽，高雅绝伦。四岁习舞，举止进退，独具匠心。玉腕前摇后摆，其优美虽舞优莫能及焉。其师常啧啧赞叹曰：‘惜哉此儿！以其才能与资质，得以扬名天下者，诚可拭目以待。然而生为良家女子，谓之幸耶？谓之不幸耶？’春琴自幼学文习字，上进颇为迅速，凌于二兄之上。”上述记载，假如出自那位将春琴奉若神明的检校之手，真不知该相信它几分才是。不过，她生来“端庄秀丽而高雅”，这倒是许多事例可资左证的。当时妇女的身材，大致全都偏低。据说春琴的身高也不满五尺，脸型 and 手足等都十分娇小纤细。从今日留存的春琴女士37岁时的照片来看，在一副轮廓匀整的瓜子儿脸上，长着仿佛用秀丽的纤指一一捏成的柔媚的鼻子和眼睛，都是那么小巧，仿佛随时都可能消失似的。这是明治初年或庆应年间^②的照片，因之处处漏白，如同久远的回忆那样，模糊不清。也许正因为如此，才给人以这种感觉吧！从这张模糊的照片上，除了可以看出具有大阪富裕商家妇女的气度而外，虽然标致，却缺少一种独特的个性，令人感到印象不深。若说她是37岁，倒也满像；但也不能说不像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这时候的春琴女士，虽然已是她失明20余年之后；但是看起来，与其说她是盲人，莫如说她是闭上了眼睛。佐藤春夫^③曾有一说：“聋者如愚，盲人似贤。”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聋子想听别人说话，常常是眉峰紧蹙，瞠目张口；时而低头，时而仰首，总令人觉得有些呆头呆脑的。然而盲人，则静然端坐，脸部朝下，如同闭目冥想一般，显出十分深思熟虑的样子。这说法，究竟能否普遍适用，不得而知。不过，原因之一，是由于我们看惯了神佛菩萨的眼睛。所谓“慈目观众生”的那双慈悲的眼睛，就总是半闭着的。大约因此，我们才觉得闭眼比睁眼更慈悲、更高贵，有时甚至怀着敬畏的心情吧！且说，春琴女士也许由于是个格外温柔的女子，她

① 即1819年。

② 1865—1867年。

③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作家。

闭目时的眼脸，令人仿佛膜拜观世音的古老绘像那样，有一丝慈悲之感。据说春琴女士的照片，在她的一生中仅此一张。她幼小的时候，摄影术还没有传进日本。另外，她拍摄这张照片的那年，竟横遭意外之灾，大概其后她便不再拍照片了。因此，我们除了凭这张照片上的模糊影像去揣度她的风貌而外，也就别无他策了。读者们看了上述说明之后，心中会浮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面容呢？恐怕只是一个不能满意的模糊不清的形象吧！不过，纵使看到真实的照片，也不会了解得比上述更清楚。说不定那张照片，比读者的想象更加模糊不清哩。思量起来，春琴拍摄这张照片的那一年，也就是在她37岁的时候，正是检校双目失明的那一年。由此看来，检校生前最后所见到的春琴的丰姿，可能就是和这张照片近似的形象吧！那么，检校晚年留在记忆中的春琴的风采，是否就是达到这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东西呢？还是在逐渐遗忘了的记忆之上，又用幻想加以补充，竟塑造出一个与这张照片判然有别的贵妇形象呢？

《春琴传》接着写道：“且说双亲视春琴如掌上明珠，独爱春琴，超乎其五名兄妹。但春琴九岁时不幸患眼疾，旋即双目失明，父母十分悲伤。母怜其爱女，竟怨天尤人，一时濒于癫狂状态。春琴从此断念于舞技，精心于三弦琴之课业，遂有志于丝竹之道矣。”春琴的眼疾，究竟是哪一种病，并不清楚，传记中也没有更详尽的记载。后来检校对别人说：“如同乔木受风的忌妒似的，因为我师的容貌与舞技无不超群出众，她平生竟两次遭人忌妒。我师所以命途多舛，完全是这两次的灾难造成的。”把他这番话也一并加以考虑，似乎其中还潜藏着什么隐衷哩！检校还说：“师傅患的是风火眼。”据说春琴女士由于娇生惯养，难免有骄矜之处。但，为人十分和蔼，对下人关怀备至。加之性情非常活泼开朗，因此，她受人喜欢，手足亲睦，家里人都很钟爱她。只有小妹妹的乳母，愤恨父母的偏爱，暗暗地憎恨春琴。所谓风火眼，尽人皆知，是因花柳病的病菌感染了眼睛的粘膜而发病的。所以检校的意思是暗示这位乳母采取了某种手段使春琴双目失明。然而，究竟是有确凿证据才如此推断，还是检校的主观想象呢？这，并不清楚。从春琴女士后来的暴烈性格来看，也难说不是由于上述事实对她产生的影响。但是，岂止于此，在检校的谈论当中，由于过分地慨叹春琴女士的不幸，不知不觉地含有攻击与诅咒他人的倾向，不可贸然全都相信。关于乳母暗害春琴一事，只怕也是属于妄加猜疑吧！总之，这里姑不究其原因，只记下她九岁时双目失明，也就是了。

传记写道：“从此断念于舞技，精心于三弦琴之课业，遂有志于丝竹